

# 文学翻译用意译，宗教翻译用直译？

## ——哲罗姆翻译观之辨析

蒋哲杰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学界一般认为哲罗姆以意译与直译分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综合分析其文书可以发现, 哲罗姆对《圣经》也更倾向于意译, 其直译言论实则修辞策略而未真正践行, 这种言行矛盾主要是受翻译史、宗教政治与基督教文质之争等因素的影响。以佛经翻译文质之争的相似处境反观, 可进而揭示出当时的宗教典籍采取意译策略以顺应文化发展的必然历史逻辑。

**关键词:** 哲罗姆; 圣经; 翻译观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13) 05-0087-05

### 0. 引言

哲罗姆 (Jerome, 约340—420年) 是西方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 也是学界论及西方翻译理论时频繁提及的人物。一般认为, 哲罗姆区分文学翻译与宗教翻译, 分别采用意译和直译。威尔斯 (Wilss, 2001)、芒迪 (Munday, 2001)、谭载喜 (2004) 以及一些最新研究 (如李小川 (2011)) 均持此论, 勒菲弗尔 (Lefevere & Bassnett, 2001/2005) 还提出了“哲罗姆模式”。然而对哲罗姆这样的历史人物, 如果忽略其译者外的其他身份和复杂的思想文化因素, 就很可能误解其思想。西方确实有不少学者得出了不同结论。比如, Kelly (1979) 多角度分析了西塞罗式语言对哲罗姆文笔的影响。Brown (1992) 指出哲译是按篇陆续翻译、流传、反馈、论争、再翻译其他部分的动态过程, 而非全部译完后一起发布。其结论是哲罗姆虽说过《圣经》之外的翻译应意译, 但实则言行不一, 并通过大量译文对比证明哲译 (尤其是《旧约》) 实为意译。Kraus (1996) 通过翔实的译本比较, 指出哲译更重意译而非词对词的直译。Burton (2000) 专门分析了《四福音书》, 通过文本对比指出了哲译各部分在译法上的差异。其他如 Rebenich (2002)、Williams (2006) 等则从宗教政治、赞助人、读者、翻译的软硬条件等各方面

分析了影响哲罗姆翻译观的因素。

翻译界外的研究因历史与宗教学的背景、专人专书的研究内容和译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不过, 这些研究未能对哲罗姆言论中的矛盾进行深入分析并解释其原因, 也未从文化与语言发展的高度综合分析意译的历史意义。因此, 我们拟在上述两方面做进一步阐发, 并从哲罗姆的译史背景与准备工作、宗教政治、当时的文化语言观冲突以及文化发展等方面对其翻译观进行更完整的描述。综合来看, 哲罗姆的翻译观总体偏向于意译, 这既包括各类宗教著述, 也针对《圣经》。所谓“圣经直译”的言论是其迫于复杂的内外因素而采取的修辞策略, 而并未真正据此操作。

### 1. 哲罗姆的翻译准备工作及其认识

在哲罗姆时代, 最权威的《圣经》译本是大约公元前3世纪由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的“七十士本” (Septuagint)。当时的译者缺乏翻译经验, 多逐字对译乃至死译, 但这个译本因为被认为得到神的启示而成为权威, 其译法也因此影响到人们的阅读习惯以及后世的翻译策略。随着基督教的发展, 人们又把希腊文《新约》和七十士本译成拉丁文, 版本状况就更为复杂混乱。再加上翻译观与翻译水平的落后以及译者素质等各种问题, 译本在内容上的

收稿日期: 2012-10-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综合语言活动的翻译研究——以三至五世纪佛教和基督教的跨文化发展为例” (13YJC740036)

作者简介: 蒋哲杰 (1983-), 男, 浙江上虞人,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翻译史。

增减混杂和语言上的良莠不齐等问题非常严重，这对基督教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因此，公元 383 年罗马教皇授命哲罗姆整理出一个善本。(Rebenich, 2002: 31-40)

哲罗姆受命后搜集研究了既有的拉丁译本(Rebenich, 2002: 52-55)，发现它们存在错漏和掺杂次经、伪经的情况，难以照盘全收(Jerome, 2002: 102-103)。同时他又得到了 3 世纪教父奥利金(Origen)编辑的《六经本合参》(Hexapla)，这个合参本将包括七十士本在内的五种希腊文译本与希伯来原本一起合集刊出，成为绝佳的翻译研究材料。(Dines, 1998: 421-422)哲罗姆通过合参本中几个译本的不同译法看清了七十士本等旧译的优缺点，也对《圣经》翻译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新的认识，因而下定决心不以七十士本为准，而是直接根据希伯来文原经翻译。(Simonetti & Hughes, 1994: 100)

哲罗姆要“破”旧译，就得有能力去“立”，为此他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除了努力提高语言水平，他还做了希伯来语人名和地名等专题研究并写了一批专书。如《希伯来人名书》在前人工作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爬梳，将圣经人名按字母排列，列出其词源并译为拉丁语(Jerome, 1892a)；<sup>①</sup>《希伯来地名书》则是在翻译尤西比乌《教会史》(Eusebius of Caesarea)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Jerome, 1892b) 这都证明了哲罗姆对译事的严谨态度。

上述工作为翻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又在主观认识上使哲罗姆变得更为理性而清醒，从而以译者而非教徒的身份来做翻译。他还为译作写了一些序言，表达了自己的翻译观。以《教会史》的序言为例，他首先说道“要传达一个人的每一句话，每一处都与原文长度保持一致，这真是非常困难的。要让翻译保存原本在另一种语言中所体现的优美，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任务。……译者要考虑词序、词格、修辞，尤其是惯用表达”。(Jerome, 1892c: 1)这段话表明了哲罗姆对翻译矛盾的认识，即翻译必然要改变语言形式，无法完全与原文一致。在这篇译序的第二段，他谈到了如何使译文再现文采的问题，说有人读圣经时并未意识到他们读的只是译本，往往只重语言形式而忽视内容，因而认定圣经的语言不雅，实际上希伯来文的《诗篇》、《圣歌》等也讲究语言美，只是在翻译后很难得到保留，这正如把荷马史诗词对词地译成拉丁语，也不可能成为优美的文学一样。(Jerome, 1892c: 2)之后，哲罗姆着重谈了专名和异文化的翻译，认为《教会史》这样的著作涉及很多读者不熟悉的蛮族名称、杂乱的

日期和事件顺序等，使译者有必要进行改动。他表示“我部分是译者，部分是作者。我已经尽可能忠实于希腊原本，但同时也添加了一些我认为被忽视的内容，尤其是作者尤西比乌顺笔带过的一些罗马史内容”，并进而解释了自己保留某些内容而省略某些内容的原因。(Jerome, 1892c: 3)由此可见，哲罗姆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改写者”角色。

要之，哲罗姆绕过权威的七十士本回到希伯来原经进行重新翻译，体现了忠于原文的严谨态度，说明他能不拘泥于神学视野，较为理性地认识翻译的本质。同时他又看到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因而不但语言上不能直译，内容上也要有调整。这两方面的认识体现了哲罗姆较为理性而全面的翻译观。

## 2. 宗教政治的影响

翻译可以视为用外语进行解经，不同译本体现了对教义的不同理解，因而新译本会影响到各层次的信徒以及相关的解经、布道与传教等各种宗教语言活动。哲罗姆不以七十士本为原本的做法必然招致传统势力的反对。从一定程度上说，其《圣经》翻译首先是宗教行为，其次才是翻译行为。因而哲罗姆的困难在于除了自己要译好外，更要处理好与传统权威的关系。

当时，“教会接受的唯一版本是七十士本，就好像只有这一个译本似的。讲希腊语的基督徒使用它，大部分人不知道还有别的译本”，原因在于“这样一项重大的工作由大祭司以利亚撒挑选这么多人来完成，不应当怀疑它的权威性而去相信其他人的译本。……他们的作品拥有如此神圣的象征意义，所以无论把希伯来圣经译成什么文字都必须与七十士本一致，否则就不算忠实的翻译。”(Augustine, 1890a: XVIII, 43)上述言论代表了保守势力的观点，他们的逻辑是七十士本是神启的，其语言即便与原本有异也无妨，而不忠于这个译本则是犯了宗教上的错误。对此，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还与哲罗姆多次通信，恳请后者尊重传统，最好在译本上标注与七十士本的不同之处，并认为既然七十士本已得到广泛认可，就不必搞出一个与旧译有诸多差异的新译本，以免引起很多麻烦，并牵涉各教会间的复杂矛盾。(Augustine, 1886: 4)

对此，哲罗姆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方面，他在《致帕玛丘书》中举出大量实例说明七十士本的各种错译、漏译和增译，用实例证明重译的必要性。他说“做先知是一回事，做翻译是另一回事。前者通过圣灵预告未来，后者以学识与语言能力翻译

他所理解的事物。”(Jerome, 2002: 103) 这句话表明了不同于奥古斯丁的神学立场, 哲罗姆是理性地从翻译的本质出发, 努力实现真正的“翻译”。另一方面, 哲罗姆也不得不诉诸宗教权威来支撑自己, “我不是要非难七十士本, 但我有勇气更相信使徒。我是通过使徒之口聆听到基督的教义的, 我所阅读的是圣灵之赐予”。(Jerome, 2002: 104)

《圣经》翻译根本上是要服务于宗教意识形态并符合教会赞助人的利益, 因而翻译策略之争往往只是体现在手段和途径上。实际上, 哲罗姆作为一个解经家, 在翻译中也充分植入了自己的神学思想, 综合语言的字面意义和神学意义, 而非一味做词对词的僵硬理解。(Brown, 1992: 195-201) 他可以为教义而反对七十士本, 坚持回到原本, 也可以为教义大胆扮演“改写者”的角色。比如有人读到哲罗姆翻译的神学家奥利金的著作, 发现其中有删节, 因而提出质疑, 希望他译出全本。哲罗姆的回答是, 他反对奥利金的主张, 却又钦佩其才华, 奥利金虽被教会视为异端, 但不能对其全盘否定, 所以就乘翻译之机改掉不合教义之处以便能通过教会的审查。(Jerome, 1892d: 2-7) 这个例子充分反映了哲罗姆的实用主义原则: 直译也好, 意译(甚至操纵)也罢, 最终都应服务于教义这一根本。

### 3. 文化冲突的压力对哲罗姆言行矛盾的影响

以上我们从翻译和宗教两个角度分析了哲罗姆在不同场合表达的翻译观, 但涉及的译本虽为宗教论著, 却并非《圣经》本身。哲罗姆曾明确说过“就翻译而言(《圣经》除外, 因为在此即使词序也是神秘的), 我是义对义而非词对词地翻译”(Jerome, 1892e: 5), 这又如何解释呢?

首先, 译家所言未必就是其所想, 所想也未必能践行, 这在翻译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一方面, 书信在当时的罗马不完全是私密的, 往往要面向公众, 因而写信人对自己的言论进行修饰既有可能也有必要。(Young, 2004: 253) 另一方面, 从实际译本来看, 本文开头综述的一些研究已证明哲译并非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严格直译。其次, 考察哲罗姆的言论, 其约150封书信和10多篇论著或译文的序文中<sup>②</sup>, 有明确直译倾向的基本仅此一句而已。相反, 他在说这句话的《致帕玛丘书》中多次引用西塞罗的译论, 并举了很多译例。如《马可福音》5章41节提到耶稣让一个小女孩站起来, 希伯来原文的“姑娘, 起来”在翻译后变成“姑娘, 我吩咐你起来”, 哲罗姆认为尽管译文加了几个词, 但能充分传达出召唤与命令的语气, 符合当时的场景。(Je-

rome, 1892e: 5-7) 哲罗姆明明说“圣经除外”, 却在这句话的前后举了很多意译的例子。更有意味的是, 这句“圣经除外”在句中还处于补充说明的位置。对此, 任何对哲罗姆翻译观的研究都应做出解释, 不宜避而不谈。

我们认为, “圣经除外”是有意加上的, 是一种应付反对意见的话语策略, 以保护后半句的“义对义而非词对词的翻译”。这种反对意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仅就翻译而言, 当时的主流翻译策略偏向于“质”而非“文”。其原因在于: 第一, 译者出于宗教虔诚而尽量贴近原文, 以致牺牲译本的通顺与可读。这与佛经翻译中质派的“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是一致的。第二, 如上文所言是受七十士本影响。第三, 译者素质参差不齐, 对翻译的认识非常模糊, 甚至“有人能得到一篇希腊文手稿并自认有点语言知识就胆敢做翻译”(Augustine, 1890b: II, 11-16)。这些译者的拉丁文水平没有保证, 往往行文生涩粗鄙。第四, 早期传教对象多为下层民众, 因而语言上力求通俗易懂。(高峰枫, 2008) 另一方面, 当时教会内的保守势力对古典文化持消极乃至敌视态度, 不重视文学与修辞, 认为《圣经》翻译只要把真理内容译出来即可, 不必顾及语言修辞。相比于翻译层面的影响因素, 这种观念因为涉及宗教与文化因素而使翻译之争更为复杂。

那么哲罗姆又何以要坚持不同的翻译观, 为什么他会认为“说什么”的问题包括“怎么说”, 要在忠实的同时追求内容与风格呢?(Kelly, 1979: 113) 从主体身份来看, 以哲罗姆为代表的一批教父在皈依基督教前长期浸淫于古典文化, 属于文人型教徒。他们认识到, 当时的基督教已贵为罗马的国教, 其进一步发展方向应该是提升文化内涵与层次, 积极学习吸收希腊、罗马文明的精髓而不是对其一味排斥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因此基督教的语言也要摆脱早期朴素而粗糙的状态, 向古典文学靠拢以提高其文化层次。为此他们做了很多努力, 而《圣经》重译则是一个重要契机, 因而以译文为中心学习典雅的拉丁语, 不但是一种翻译策略, 更是一种对待古典文化的态度, 关系到基督教的文化品位和发展前景。

哲罗姆的译法自然激化了围绕圣经语言展开的“文质之争”。反对派猛烈抨击, 指责哲罗姆向异教学习的文笔玷污了宗教的圣洁。对此, 哲罗姆一方面在宗教和世俗文化上搞平衡“朴实无华的弟兄不能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而自认为圣人, 而受过教育并谈吐不凡的弟兄也不应凭自己的口才就自认为

圣人”。(Jerome, 1892f: 9) 另一方面又竭力为文学辩护,他列举摩西、所罗门和诸先知作品中对“异教”内容的引用,举例说明《圣经》也讲究文学性,提出要把世俗智慧当作俘虏和女仆来为宗教服务(Jerome, 1892g: 2),以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来看待宗教与世俗文学,肯定作为异教的修辞有助于追求基督教智慧。(谢大卫, 2005: 72)

除了正面回应,哲罗姆还多次在文书中迎合反对派的观点,掩盖自己的真实做法。比如他在书信中主动披露自己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被批判为西塞罗的信徒而非基督的信徒,于是他发誓以后要虔诚研读神学,不再接触异教书籍。(Jerome, 1892h: 30) 之后他又在一篇解经文的序言中说道“言辞的典雅、拉丁语表达的优美,都是对希伯来语的玷污。你也知道我已经 15 年没读西塞罗、维吉尔或任何其他世俗作家了……我害怕那个梦再次萦绕于心头。”(Jerome, 2006: 206) 事实是否如此呢? 当时的鲁菲努斯就指出哲罗姆并未真的与异教古典文化划清界限(Rufinus, 1892: II, 6-7), 这一点也得到了当今学者的认同(Williams, 2006: 206)。也许,哲罗姆在同篇文章中说的“整个世界都在讲我们的农民基督徒和渔夫基督徒的语言”(Jerome, 2006: 206) 更真实地反映了他对基督教语言“俗有余而雅不足”的无奈。此外,哲罗姆还多次强调自己健康状况不佳,需要助手帮他朗读并由速记员落笔,其目的也是为了躲避反对者的攻击,借此推卸责任。(Williams, 2006: 208-221)

哲罗姆如此掩饰,真的很有必要吗? 就其个人而言,他讲究实效,敢于行事,与教会高层关系紧密,因此能得到教皇的信任,力排众议承担起重任。但毕竟他还是一个基督徒,在反对派的呼声中按照自己的看法来翻译《圣经》,其压力是巨大的。(Halls, 2006: 2) 实际上,哲罗姆的译本在当时并未立即受到欢迎,个人也在教皇去世后失势。(Lampe, 1969/2004: 80-101) 这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他坚持己见的艰难和掩饰自我的苦衷。其实,相似的情形在佛经翻译的历次论争中也屡次出现(比如道安提出“五失本”时经历的种种波折),这正反映了文化冲突的复杂与文化融合的艰辛,绝非一人之力所能掌控。

#### 4. 从文化发展看意译的历史意义

除了对哲罗姆的言论进行材料解读,我们还可以从文化发展的高度进一步说明采用意译的某种必然。正如佐哈尔所言,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决定了翻译策略是偏向归化或异化、直译或意

译。(Even-Zohar, 2000: 192-197) 四五世纪时,尽管基督教蒸蒸日上,古典文化日趋衰落,但前者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累与后者相比仍旧相形见绌。就语言文学而言,基督教需要古典文学与古典修辞的养分来充实布道、讲经和圣诗等各种宗教语言活动,以有力的宗教语言文学体系来帮助宗教发展,而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圣经》文本。因此,哲罗姆的译本作为一种翻译文学承担着吸纳古典文化和文学的重任,是新的宗教文学向旧文学学习的标志,也是发展基督教语言的重要环节。为了向古典语言学习、促进基督教对希腊与拉丁文化的吸收,自然要通过意译策略向拉丁语和古典文化靠拢,而不可能走严格直译的老路。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横向比较。哲罗姆遇到的问题在同期的中国也出现过,即在佛教汉化的关键阶段出现的佛经翻译文质之争,其代表人物之一鸠摩罗什与哲罗姆在主张意译这点上有很多共性。(蒋哲杰, 2012: 169-172) 在哲罗姆看来,基督教缺乏高质量的拉丁文译本,其直质和朴拙的语言与教会的势力和地位是不相称的。他的新译向古典文学靠拢,就是要提升基督教的品质,获得广大罗马文人的认可。同样地,对鸠摩罗什来说,佛经翻译要适应六朝文学的重文取向,在语言上与儒道两家竞争,而不能像质派那样直译或硬译,所以要强调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上的论争,根源就在于文化碰撞与文化会通,即如何使基督教吸纳希腊罗马文化,如何使佛教汉化。要达到这一目的,宗教文本的语言就既要符合自身传统,又要适度吸纳或顺应所处环境的文化传统。因此,无论是《圣经》拉丁译还是佛经汉译,都必须向译出语倾斜。

由此可见,哲罗姆的意译实在是一种基督教拉丁语的建构,既有助于解决基督教发展的语言问题,更是基督教往高处发展的关键步骤。尽管哲译也存在各种问题,但它能最终取代七十士本而盛行于中世纪,正是得益于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翻译策略。

#### 5. 结语

本文在目前掌握的材料基础上对哲罗姆的翻译观进行了辨析,通过对其言论进行文献考据,以及从翻译史、宗教政治和文化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了“文学翻译用意译,宗教翻译用直译”并非哲罗姆原意,即便是《圣经》,他也更倾向于意译。对于哲罗姆这样的复杂人物,研究者不能局限于个别材料,而应做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思考,尽量避免误读。

## 注释:

- ① 下文所引 Jerome、Augustine 以及 Rufinus 材料除特别说明外均引用 CCEL 版, 其注释数字采用通行的章节号而非页码。
- ② 考察范围即参考文献 [14]—[21], 其余文章是关于神学理论的论著。

## 参考文献:

- [1] 高峰枫. 早期基督教作家对圣经文体的辩护 [J]. 国外文学, 2008, (3): 20-28.
- [2] 蒋哲杰. 魏晋六朝与晚期罗马的文化语言活动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 [3] 李小川. 论哲罗姆的翻译思想——《致帕玛丘信》解读 [J]. 中国科技翻译, 2011, (4): 50-53.
- [4]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 (增订版)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5] 谢大卫. 圣书的子民: 基督教的特质和文本传统 [M]. 李毅,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6] Augustine, S. A. Letter LXX [C] // Philip Schaff. *The Confessions and Letters of St. August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First Series. CCEL, 1886.
- [7] Augustine, S. A. City of God [C] // Philip Schaff. *St. Augustin's City of God and Christian Doctrin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First Series. CCEL, 1890a.
- [8] Augustine, S. A. Christian doctrine [C] // Philip Schaff. *St. Augustin's City of God and Christian Doctrin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First Series. CCEL, 1890b.
- [9] Brown, Denis. *Vir Trilinguis: A Study in the Biblical Exegesis of Saint Jerome* [M]. Kampen, The Netherlands: Kok Pharos Publishing House, 1992.
- [10] Burton, Philip. *The Old Latin Gospels: A Study of Their Texts and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1] Dines, Jennifer. Jerome and the Hexapla: The witness of the commentary on Amos [C] // Alison Salvesen. *Origen's Hexapla and Fragments*.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8.
- [12] Even-Zohar, Itam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C] //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13] Halls, Gabriel Lewis. *Jerome: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D]. Ph. D. dissertatio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2006.
- [14] Jerome, S. Preface to the book on Hebrew Names [C] // Philip Schaff. *The Principal Works of St. Jerom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Grand Rapids, MI: CCEL, 1892a.
- [15] Jerome, S. Preface to the book on The Sites and Names of Hebrew Places [C] // Philip Schaff. *The Principal Works of St. Jerom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Grand Rapids, MI: CCEL, 1892b.
- [16] Jerome, S. Preface to The Chronicle of Eusebius [C] // Philip Schaff. *The Principal Works of St. Jerom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Grand Rapids, MI: CCEL, 1892c.
- [17] Jerome, S. Letter LXXXIV: To Pammachius and Oceanus [C] // Philip Schaff. *The Principal Works of St. Jerom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Grand Rapids, MI: CCEL, 1892d.
- [18] Jerome, S. Letter LVII: To Pammachius on the Best Method of Translating [C] // Philip Schaff. *The Principal Works of St. Jerom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Grand Rapids, MI: CCEL, 1892e.
- [19] Jerome, S. Letter LII [C] // Philip Schaff. *The Principal Works of St. Jerom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Grand Rapids, MI: CCEL, 1892f.
- [20] Jerome, S. Letter LXX: To Magnus an Orator of Rome [C] // Philip Schaff. *The Principal Works of St. Jerom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Grand Rapids, MI: CCEL, 1892g.
- [21] Jerome, S. Letter XXII [C] // Philip Schaff. *The Principal Works of St. Jerom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Grand Rapids, MI: CCEL, 1892h.
- [22] Jerome, S. The translator: Preface to The Vulgate Version of the Pentateuch [C] // Stefan Rebenich. *Jerome*. London: Routledge, 2002.
- [23] Jerome, S. Preface to Commentary on Glatians [C] // Megan Hale Williams. *The Monk and the Book: Jerome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 [24] Kelly, L. G. *The True Interpreter: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 [25] Kraus, Matthew Aaron. *Jerome's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Exodus Iuxta Hebraeos in Relation to Classical, Christian, and Jewish Traditions of Interpretation* [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6.
- [26] Lampe, G. W. H.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vol 2)*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2004.
- [27] Lefevere, Andre & Susan Bassnett. (下转第 108 页)

- [2] 萨拉·M·埃文斯. 为自由而生: 美国妇女历史 [M]. 杨俊峰,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
- [3] T·S·艾略特. T·S·艾略特诗选 [M]. 紫芹, 编.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
- [4] Ackroyd, Peter. *T. S. Eliot: A Life*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 [5] Brooks, Cleanth. Teaching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C] // Jewel Spears Brooker. *Approaches to Teaching Eliot's Poetry and Plays*.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8: 78-87.
- [6] Devlin, Athena. *Between Profits and Primitivism: Shaping White Middle-Class Masculi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5.
- [7] Drew, Elizabeth. *T. S. Eliot: The Design of His Poetry*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9.
- [8] Eliot, T. S. The Hawthorne aspect [J]. *Little Review*, 1918, (4): 47-53.
- [9] Eliot, T. S. *Collected Poems and Plays*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52.
- [10] Eliot, T. S. T. S. Eliot... An interview [J]. *Granite Review*, 1962, (3): 16-20.
- [11] Eliot, T. S. *The Letters of T. S. Eliot*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9.
- [12] Eliot, T. S. *Inventions of the March Hare: Poems 1909-1917 by T. S. Eliot*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6.
- [13] Gordon, Lyndall. *Eliot's Early Years* [M].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1977.
- [14] Lamos, Colleen. *Deviant Modernism: Sexual and Textual Errancy in T. S. Eliot, James Joyce, and Marcel Prous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5] Moody, David A. *Tracing T. S. Eliot's Spiri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6] Pinkney, Tony. *Women in the Poetry of T. S. Eliot: A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M].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4.
- [17] Sigg, Eric. *The American T. S. Elio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8] Smith, Grover. *Poetry and Play: A Study in Sources and Meaning*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0.
- [19] Southam, B. C. *A Student's Guide to the Selected Poems of T. S. Eliot* [M].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68.

(责任编辑 刘芳亮)

(上接第 91 页)

- Where are w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 // 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2005.
- [28]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2001.
- [29] Rebenich, Stefan. *Jerome*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 [30] Rufinus. The apology of Rufinus [C] // Philip Schaff. *Theodoret, Jerome, Gennadius, & Rufinus: Historical Writings*.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Second Series. CCEL, 1892.
- [31] Simonetti, Manlio & John Hughe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Early Church: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Patristic Exegesis* [M]. Edinburgh: T & T Clark Ltd., 1994.
- [32] Williams, Megan Hale. *The Monk and the Book: Jerome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 [33] Wilss, Wolfram.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34] Young, Frances. Classical genres in Christian guise [C] // Frances Young, et a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责任编辑 刘芳亮)